

盛世繁花

“雷子”的平方

刘建民 ◎ 著

○○○

你认识我们胡同里那个花白头发的老耿吗？我告诉你，他是个顶没本事的人。虽然他是厂长，又是我爸爸，但我发誓，我将来绝不当他这样的厂长。他除了会收礼，会听好话以外还有什么本事？我保证他连什么是“平方”都不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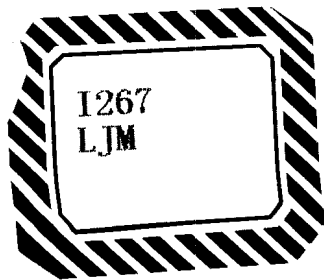
华文出版社

校园文学丛书 ■

I267
LJM

“雷子”的平方

刘建民◎著



华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“雷子”的平方/刘建民著. —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2005. 9
(校园文学丛书·盛世繁花)
ISBN 7-5075-1903-1

I. 雷... II. 刘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06179 号

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

(邮编: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)

网络实名名称: 华文出版社

电子信箱: hwcbs@263. net

电话: 010-63370164 63370169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56. 5 千字

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*

印数: 0001—5000 册

(全十册) 定价: 198 元

目 录



目 录

“雷子”的平方	(1)
初恋的钟声	(94)
野天冬草	(113)
影 子	(136)
我任中国男足主教练	(200)



“雷子”的平方



“雷子”的平方



你认识我们胡同里那个花白头发的老耿吗？我告诉你，他是个顶没本事的人。虽然他是厂长，又是我爸爸，但我发誓，我将来绝不当他这样的厂长。他除了会收礼，会听好话以外还有什么本事？我保证他连什么是“平方”都不懂。

他最大的本事大概就是在我屁股上印手印。

我那个妈妈在我挨打时，就会躲在一边



流泪。光会流泪的人我顶看不起。别看我挨打时拼命地嚎，其实我那是干嚎，不怎么真落泪。

还没有我的时候，他们给我生了个姐姐。她现在考上了大学，戴着个挺扎眼的牌牌。她常跟一些人在她们学校的礼堂扭着屁股，跳那种令人恶心的舞。不信？星期六你到她们学校看看去。

我们家这几个人还用我多说什么吗？我真懒得再提起他们。

你一定想知道我最佩服谁吧？

我最早佩服过孙悟空，还佩服过姿三四郎、霍元甲，但这都是过去的事了。我现在最佩服的是海灯法师和警察小李。

小李你不一定认识吧？好多人背后管他

“雷子”的平方



叫“雷子”。我跟他第一次认识就非常有意思。当时我逃学睡在堆放在马路边的大管道里，他拨弄我的耳朵把我弄醒了。我很生气地问他：“你难道没有嘴?!”他挺和气地告诉我：“我已经叫了你十几声了。”

谁知道他叫了没有。

从此，我俩的“友谊”越来越深。命运很不通人情地把我和这“雷子”挂得那么紧。用他的话说，我时常给他找点麻烦。

上学是一件叫你头痛的事儿。我们的中学生活好像就是那没完没了的考试。

难道我能考个“文凭”，像我姐姐那样，去跳那种扭屁股舞吗？

海灯法师有文凭吗？难道他也学过什么叫平方，整年背那些 A、B、C、D 吗？



当然，在学校里我也有高兴的时候，那就是踢足球。如果马燕妮在操场边上观看，那我就更来劲了。

噢，你还不认识马燕妮吧？她是我同桌同学。我们班上学习成绩好的人都他妈是自私鬼。你问他们一道数学题，他们都怕影响了自己的成绩。燕妮不，她不但有时替我做作业，在考试的时候还能悄悄把答案告诉我。在她眼里，我是个了不起的人。这全是因为那回她放学回家的路上遇上了个流氓，说要跟她交朋友。我不管三七二十一跳起来，抡起胳膊照他后脑勺狠狠砸了一拳。你不知这一拳劲有多大，我的胳膊当时全木了。这小子当时吓懵了。他转过头来时我才发现这王八蛋比我高，块头儿比我大好多，



可当着燕妮我能怕他吗？那小子最后还是被我吓跑了，因为当我醒过来的时候，路上就剩下了燕妮和我。我躺在路上，她用她的白手帕擦我嘴上的血。

就这么着，马燕妮跟我挺不错。我也不知为什么，一有她在便总想把自己伟大的地方表现出来。而足球场当然是表现这“伟大”的最棒地方。

如今，我连踢球的兴趣也没了。

一提起那场球来就不是味儿。那一天是我们班和三·三班“熊包队”踢。“熊包队”这名当然是我起的，他们不承认。我们就定好谁输了谁就用这名。这是一场多重要的球啊！我敢保证，这里专为看我踢球的只有马燕妮一个人。我一得了球，燕妮就高叫



“加油”，有时就她一个人叫，她可不管别人给她送白眼。有时她叫得我都不太好意思了。下半场时我又得了个球，我带着球直冲向球门，趁守门员稍一发愣的当儿，我拨脚就是一丫子，球非常漂亮地飞入网，又反弹了出来。你可以想像这一脚劲有多大吧。我当然是非常得意地看了看她，可她跺着脚直冲我摇头，我理解成她高兴得过了头。当三班·三班的“熊包”们把我举起来庆贺的时候，我才明白过来，我肯定是把那狗屁球踢进自己的大门里了。

你说，我还有脸再踢球吗？

你知道受同学奚落的滋味儿吗？要是在这个时候又遇上考试呢？

二

在催命的上课铃声没响之前，我又像往

“雷子”的平方



常那样跟马燕妮商量：

“你得像上次那样，把你的卷子横在桌子上，离我近点。”

“不行。”

“燕妮，别呀！我……”

“你有本事往自己门里踢球，当然就更有本事自己答好题。”

看她那脸色，是一点商量余地也没有了。

她就这么客客气气地把我们几年的友谊给扔啦。全是为了那一脚狗屁球！

刚一交了卷子，我就估计到了这次考试不会及格。不是吹牛，我的这种估计从来没有错过。

我想，我这个暑假怕是过不好了。



这不，放暑假的第一天晚上，老头子回来特别早，进了院门都不先去看看我妈——她正病着呢。他直闯到我那间西房里，穿着他那身笔挺的黑西服。他一穿西服我就想起电影中的日本鬼子，真的！

我正在看书。他也不说话，靠在门框上，手里摇着一根挺混帐的铁尺子，眼睛就那么直勾勾地望你，叫你心烦、意乱、发毛、发怵。

“爸爸。”我放下书挺不愿意地叫了他。

“全考完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考得怎么样？”

我站了起来。先看了看那把混蛋铁尺，又看了看他那双叫你琢磨不透的眼睛：



“看您那眼神，好像这次考试我又没考好似的?!”

“你自己以为呢?”

“我尽了我最大的努力。”我只能这么说。

这时，我妈在北房里插话了：

“孩子用了一天功，看了一天的书，知道用功啦。”

“你知道他看的是什么?《海灯法师》!”

“孩子懂点法还不好，少惹漏子。”

他不想跟她多啰嗦了，瞪了我一眼说：
“如果这次没考好……”他晃了晃铁尺，“我就用这个教训你！你还有一年就毕业了，再不用功怎么办?”

还没等我开口，我妈又插了话：



“你就不兴跟他好好说?”

“好好说?! 连初中都毕不了业，将来怎么办?”

“你不才高小毕业，不也当着厂长?”

“那是过去，今后别说是厂长，就是当工人，没文化也吃不开。听着!” 他把脸转向我，“见到你的成绩单后，最好别让我使上这个。”

他又晃了晃那把狗屁铁尺子，走了。

我琢磨着，他在工厂搞改革，揍我屁股的方法也得改革改革了。

这个家，我怕是不得不离开了，永远地离开。因为别的父亲对儿子挥拳头，挥棍子不过是吓一吓，可我那要命的老子是真干！从来不放空炮。



我还能有别的办法？

下决心吧，明天出发，去找海灯法师。

三

第二天早晨。穿黑西服的人刚刚走出门口，我便走到妈妈房间里，故意问：

“他呢？我有件大事忘了跟他商量。”

“你爸爸上班去了。有什么事跟我说吧。”

“妈。我们班假期里办了个夏令营，老师点名非要我去不可。我有什么办法？”

“得去多少天？”

妈妈非常高兴地问我，因为她知道老师过去只有种树、干什么重活时才想起我。

“二十几天吧。”

世界上最容易上当的大概就是我妈。她



就这么痛痛快快地给了我找海灯法师的路费。报纸上说，海灯法师正在天津传法。妈妈给的钱，足够到天津几个来回的。

今天天气格外地好，我的心情也格外地好。我出了院门，望着那我上学、放学、上学、放学走了无数遍的路，望着那腰一样粗的槐树，曲里拐弯的绿柳，望着那在街道上跳着皮筋的小姑娘，南斯拉夫电影《桥》的歌声一下子跳入我的耳朵里，我竟忍不住哼了出来；用那调调配上我的词：

啊，妈妈再见。

啊，槐树再见。

啊，柳树再见。

啊，胡同再见。

再见吧、再见吧、再见吧。

“雷子”的平方



如果我——

找不到海灯法师，

就请把我——

埋葬在大海上。

我都没想到我能把这词编得这么好。

我先溜到了马燕妮家。

她住在前三门的十层楼上。我没坐那个狗屁电梯，怕有熟人看见。一个男生找女生，让别人看见肯定会乱联想，传出去影响一定很坏很坏。

爬上十层楼，多少有点喘。我等呼吸不那么急促了，便按了她家的门铃。

那音乐门铃唱了好一阵，她才穿着睡衣开了门。

她见是我先是一愣，然后靠在门上，上下打量着我，像是根本不认识我。

我有点后悔来向她告别了。可有什么办法？

